

# 阶级分析：从“高于一切”到“互动”

苏 耀 昌

**Abstract:** Marx developed two different modes of class analysis.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Capital, Marx stressed the primacy of class and argued for the eradication of non-class relations through class struggles. However, in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he focu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lass and non-class relations. Using the interaction mode of class analysi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five radical social theories (social feminism, analytical Marxism, world-systems theory, Eco-Marxism, and historical Marxism) have incorporated such new issues as gender, contradictory locations, status group, environment, and social movements into class analysis. After linking with radical social theories, class analyses are now at the forefront of explaining patriarchy and gender inequalities, the middle class' expansion, national struggles at the peripherie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new social movements.

## 一、引言：阶级分析的两种方式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阶级“高于一切”的分析方式。《共产党宣言》的分析重点是两个基本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以及他们之间的剥削性生产关系。文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架构最终将会简化为阶级对抗，促使经济利益归一及引发政治斗争，并促成工人阶级的诞生。此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关系将变得越来越明显，并结束了诸如宗教、家庭、年龄、性别及民族等等的其他关系。随之，阶级斗争将会加剧，并引发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的著作使阶级成为社会科学的议题。在马克思以后，当审视资本主义社会时，再也不能不注意阶级及阶级斗争等问题。的确，阶级分析的分析力极为强大，以致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审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斗争时，阶级分析比其他激进社会理论所提供的方法更为有用。就这方面而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阶级高于一切的分析方式与激进社会理论可被视为竞争对手。

然而，除了这阶级高于一切的方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后简称“雾月十八”）。马克思，1972/1852: 598—703）中亦提出过另一种“互动”的阶级分析方式。在“雾月十八”中，马克思呈现了一个多种阶级的模型，并注意到不同阶级和阶级派系之间复杂的联盟和斗争。在尝试处理经济利益与政治斗争之间那难以预料的联系时，马克思创立了代理人及自主国家这些概念，并检视了其他社会关系（例如语言、传统和社区）如何塑造了阶级斗争的轮

廓。

受到法国政治事件的变化启发,马克思提出了此起彼伏型的阶级斗争模型,且没有预言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雾月十八”呈现了一个互动的阶级分析方式,强调阶级关系与非阶级关系的复杂联系。虽然阶级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有时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它必须与其他非阶级因素互动才能变成政治机制。这一互动方式没有把无产阶级专崇为惟一的革命阶级;取而代之,政治策略转移为无产阶级与其他弱势社群诸如妇女、少数民族、较低下的中产阶级、第三世界人民和社会运动活跃分子结成阶级联盟。就此而言,在社会研究和政治活动中,激进社会理论与阶级分析可视为相互补足的合作伙伴。

旨在追求互动方式的思考,本文将探讨五种不同的激进社会理论的智性传统和分析架构如何重现阶级分析的活力。<sup>①</sup> 着眼于女权社会主义、阶级结构分析、世界系统分析、生态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分析著作,本文将研究他们如何融汇新问题,阐明新概念,及为阶级分析设定新的研究议题,因而令后者在处理20世纪后期的关键问题时能焕发出新的光华。

## 二、重现阶级分析活力的五种社会理论

### (一)女权社会主义阶级观

美国的女权社会主义源自妇权运动活跃分子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民权和新左派运动中的不愉快经历。马克思主义者着眼于阶级关系,而女权主义者则致力探究男性支配女性的原因。女权主义者指摘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妇女地位时只着眼于妇女与经济体系的关系,而非男性与妇女的关系,明显地假定后者可以通过讨论前者而得以解释。由于其将妇女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一致地将妇女与男性的关系归入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中,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被指控为无性别意识,因为既没有注意到女权问题(妇女如何及为何受到男性压迫),亦没有察觉到男性作为既得利益者,仍然继续成为所有者而令妇女沦为从属。

虽然有上述的批评,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分析力和唯物主义的方法,海地·哈特门仍然向其寻求协助。哈特门希望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女权主义的目标,纠正主流女权主义者将父权制设想为纯粹是心理和意识形态构念的缺陷(Heidi Hartmann, 1981, 1990)。

对哈特门而言,父权制是一组有物质基础的社会关系,用以团结男性并使得他们能够支配妇女。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男性控制了妇女的劳动力,并以阻止妇女获得必须的经济生产资源及限制妇女的性向来维持。结果,男性从妇女手中得到免费的个人服务,不需做家务或养育孩童,拥有为性而接触妇女的身体的权利,及享有支配妇女的权力。正如阶级性社会必须在社会和政治机构中重复显现,父权社会关系亦必须在家庭以外加强。因而,父权制的关键元素是异性婚姻(及引致的同性恐惧),妇女养育孩童和操持家务,妇女在经济上依赖男性,政府和无数机构都是建基于男性的社会关系上——俱乐部、运动、会社、专业、大学、教堂、公司和军队。

哈特门主张在经济领域中货品/服务的生产,及在性/性别领域中人类的繁衍这两者都是确立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关键元素。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这回事,也没有

<sup>①</sup> 为了将表述简化,本文只分别在这五种理论中,各重点讨论一个代表性人物,并以他的学说来带出其代表的激进理论的基本假定和中心论题。

“纯粹的父权制”存在，因为他们必须生存、依赖于对方及与对方互动。哈特门把这个混合体称为“父权资本主义”。

在经验性研究中，哈特门指出工业革命把所有人都吸纳进劳动力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当妇女和儿童独自赚得工资，父权在家中的权威便会受到损害，而劳工市场上的每一个人的工资都会维持在低水平。因此，男性工人抗拒妇女和儿童大规模进入劳工市场，并设法阻止他们成为工会会员。此外，男性更设法将高工资的工作留给自己，并提高男性的工资以抚养他们的家庭。如果没有父权制，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可能会对抗资本主义；但父权制的社会关系使得工人阶级分化，令一部分（男性）可以获益而令其他人（妇女和儿童）受苦。

哈特门在强调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之间复杂的联系方面有很大贡献。然而，女权社会主义者可以被批评为无种族意识，因为他们忽略了在形成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历史中，种族主义的重要性。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女权社会主义衰落，其他激进社会理论诸如阶级结构分析就冒出头来。

## （二）阶级结构分析

在埃里克·赖特的阐释中，阶级结构分析的特征是致力于遵从常规科学的标准，严谨地概念化，展示清晰明确的模型，重视经验性研究，并使其理论定位和模型可以不断地接受重新评估。受到上述分析马克思主义智性取向的启发，赖特发展了一套十分有原创性的阶级结构分析来补足阶级理论（Erik O. Wright, 1976, 1989）。

赖特主张为了在理解阶级结构、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时有扎实的基础，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清晰一致的阶级结构概念。对于赖特而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二元阶级结构概念，在研究中产阶级时显得太抽象，而在研究个体的生活时显得太宏观。赖特希望制造出一个可以将具体和微观水平的分析与较抽象宏观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阶级结构概念。

在大多数阶级结构的概念当中，都有一个未言明的假定：在阶级结构之中的每一个位置都只属于其中一个阶级。因此，中产阶级被认为是“新工人阶级”、“新小资产阶级”或“专业及管理阶级”。赖特对这个论题的贡献是把这“一个位置一个阶级”的假定以矛盾的位置（contradictory location）这一概念取代，即有些阶级位置是同时置身于一个以上的阶级中。例如管理人员在资本企业中，可以同时被视为资本家和工人——由于他们被赋予许多资本所有者的权力及在生产过程中支配着工人，因而可被视为资本家；但由于他们并未拥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因而可被视为工人。

这矛盾的位置的想法，似乎提供了一个同时解决抽象的二元阶级概念与具体的实存阶级结构的复杂性的路径。然而，赖特认为，这个模型改变了以支配性剥削来界定阶级位置的概念。随后，赖特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出另一个多重剥削的蓝图。

赖特认为剥削可以宽松地被定义为一组人可以挪用部分由另一组人所生产的剩余社会价值的过程。这个学说认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具有三种剥削机制：（1）基于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平等的资本剥削；（2）源于集体生产工具的控制权的集体剥削；（3）基于罕有技巧所有权的技巧或资格剥削。在集体剥削中，管理人员通过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官僚机构内所获得的权力来挪用剩余价值。在技巧剥削中，拥有罕见技巧的人的工资中有一部分是租金。基本上，这部分的工资是高于生产和再生产这种技巧的成本的，因而具有部分剩余价值。这个多重剥削的蓝图造成在社会阶级关系中的某些位置可能在一种机制中是剥削者而在另一种机制中则是被剥削者。管理人员受到资本剥削，但同时是集体剥削者；专业人员受到资本剥削，但同时亦是技巧剥削

者。因此，中产阶级在阶级结构的剥削关系中占有矛盾的位置。

赖特对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有重大贡献。然而，赖特的工作被批评为太抽象和太表面化。虽然赖特经常提到阶级斗争，然而在赖特大量的著作中极少引用有关社会运动生活方面的素材。随后，除了赖特以外，其他思想家也试图把激进社会理论融汇到阶级分析中。

### (三)世界系统分析

在依门奴尔·沃勒斯坦的学说中，世界系统分析提供了一个强调以大规模、长期，及整体社会变迁来审视政治、经济，及文化间的即时互动的思维方式(Immanuel Wallerstein, 1975, 1979, 1991)。

采取大规模的方法学，沃勒斯坦主张阶级分析有两个层次：(1)于世界经济领域，(2)于民族国家领域。一方面，“阶级被定义为生产资料的关系，因而置身于经济体系，即世界经济之中”，通过影响全世界的资本和劳工的社会化过程，世界经济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提供了结构的脉络。另一方面，“只有当一个阶级出现阶级意识时，它才会成为真正的行动者”。政治行动者主要是置身于民族国家的领域中，而政治斗争大多是首先在民族国家的领域中引发。

沃勒斯坦声称，研究者需要检视世界经济领域中的阶级与民族国家领域中的阶级之间密切的联系，因为“作为一个辩证概念……阶级并不是非彼即此。它是两者共存，而只有从一个特定的历史脉络之中分析，阶级分析才会有意义。”这种阶级自主(自存于世界经济之中，但自为于民族国家之内)，解释了为什么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经常以地位群体来定义他们的阶级利益，及以国家/种族/宗教的形式来表现他们的阶级意识。因此，沃勒斯坦主张，地位(种族/国家/宗教)群体跟社会阶级是相同的基本现实的两种装扮；而阶级、国家和种族的建构的历史，是不同政治诉求以文化这种装扮来表现的兴衰史。因此，国家、种族和阶级被用作为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压迫的人的避难所。这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想法如此流行。这也解释了为何工人群众会在这些看来互不兼容的身份间迅速地摇摆。

此外，沃勒斯坦指出，在19世纪，核心地区的阶级斗争多半只局限于民族国家的领域中，因此车间(通过工会)和政治场合(通过社会主义政党)都有战斗。但资本家可以同时于民族国家的领域内(使用政府来压制这些运动)和世界经济的领域中(从外围地区招聘新工人和将生产移往其他地区)反击。由于只将斗争局限于民族国家的领域内，核心地区的工人阶级无法有效地控制世界经济的转变。沃勒斯坦在观察了19世纪的阶级斗争方式后，提倡一种号召全世界一起谴责在生产地点内的剩余价值流转的新策略。这种由生产者保有剩余价值的策略，在20世纪末可以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效，因为世界经济已到达了地理极限，并已耗尽了其后备劳动力；而这种耗尽将会削弱跨国企业以把生产转移到第三世界来继续他们的积极过程的能力。

世界系统分析显示了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阶级与民族国家领域内的阶级之间的复杂联系，并指出需要在20世纪末发动全世界一起谴责在生产地点内的剩余价值的流转。然而，在阶级分析中插进世界系统分析，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减弱，而仍然忠心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对此亦不太感兴趣。

### (四)生态马克思主义

詹姆斯·康诺提出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来检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James O'Connor, 1988, 1991)。生产条件是什么？对康诺而言，这包括所有被视为

商品的东西,即使依据市场规律它们不被生产为商品。马克思定义了三个生产条件:“个人生产条件”(劳动力);“集体生产条件”(都市空间和运输基建);及“外部生产条件”(环境或自然)。由于这些“生产条件”不被生产为商品,政府一定会被要求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提供这些条件,以适应资本家在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

马克思着重于第一个结构矛盾,即在生产领域中,由剥削所引发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阶级分裂。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起步点则是源于生产条件的第二个矛盾。第二个矛盾的基本原因是资本家自毁性地挪用劳动力。城市空间和环境的,当代的健康、教育和家庭危机,都市危机(特大城市、塞车),及生态危机(森林滥伐、污染、全球变暖)就说明了这种自毁性。第二个矛盾的因由既是经济性的,也是社会性的——“经济性”的因由是熟练劳工短缺,都市和特大城市空间及环境资源成本上涨;“社会性”的因由则是劳资纠纷、妇女抗争、城市的运动及环境斗争提高了成本,并且减低了资本的灵活性和劳动力的可变性。

第二个矛盾的后果是资本家经常遭遇到自身所造成的短缺——空间、熟练劳工、肥沃土壤、洁净的水等等的短缺。当资本家削弱了自身的生产条件时,成本上涨的经济危机就会威胁到它自己,引致资本家试图以重整生产条件来降低成本。这通常会包括更多的政府规划,即有更多以社会形式生产的生产条件。然而,资本家和政府极少能放手地重整生产条件,因为妇女、少数民族、都市居民、环境保护分子及推动和平运动分子,发动了新的社会运动,来对抗政府资本性地滥用这些“生产条件”。

根据康诺的学说,围绕三个生产条件而组织的“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使得阶级斗争从车间转移到社区;从罢工转移到消费者的抵制行动;及行动的首要目标从资本家转移到政府官僚。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通常将新社会运动所抗争的生产条件视为非阶级问题或多元阶级问题;但康诺主张所有对生产条件的抗争都有阶级元素,例如,将都市重建变成了“清除人口”,将有毒废料堆存于低收入地区,工人在工作间被视为“笼中鸟”,大部分失业者和很多工人都不能造访“荒野之地”等等。大多数自然和社会环境问题都超越贫苦工人的立场。进而,这成为资本家与民众——在普及公共卫生计划、解放教育、控制投资以保护自然、投放足够资源于保护儿童诸问题上,在要求设计和组织社会生活时的自治等问题上——的抗争。

通过其原创的概念“生产条件”,康诺显示了生产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与从生产条件中滋长的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复杂联系。然而,康诺被批评为忽略了新社会运动的阶级认同,忽略了参与者在斗争中的经历,并且没法解释从运动的组织到“真正的阶级”间的转化关键。

### (五)阶级斗争分析

阶级斗争分析受到汤普森(E. P. Thompson, 1963, 1983)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很大的影响。对汤普森而言,阶级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种历史的分类。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在不同时间中的关系,他们如何意识到他们的关系、分别、一体性,及产生对抗、组成机构及以阶级的方法传递价值。

对于苏耀昌(Alvin Y. So, 1991)而言,阶级斗争分析强调关于阶级的斗争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即使阶级成员间产生了团结感,即使他们已齐心起来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他们可能仍未形成“真正的阶级”。因为,成员可能被生产条件问题所吸引,而在解决阶级剥削问题之前,先解决社区和环境问题。因此,阶级的诞生,必须经历一个主观的过程。正如汤普森所言,阶级是由人在他们自己的历史中定义的,并通过他们的主观经验来投入斗争,通过阶级成员被转化为代言人来造就历史。因此,阶级斗争的第一步行动一定是关于阶级的斗争——关于以阶级

的字眼而非其他字眼来定义、陈述及对客观利益与主观经历进行诠释的斗争。

阶级一旦出现,多方面的阶级斗争(包括在组织、目标、策略和界线上的斗争)随之而来。组织形式是阶级斗争的产品,因为它是在草根阶层的民主和大众关心的问题与官僚主义、寡头领导和机会主义等问题的斗争中所产生的。此外,目标的设定是个动态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由敌对阶级之间的对抗所成形。从属阶级的目标是争取胜利及不断提升目标。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则发动反击以求打败从属阶级,致使后者不得不缩小目标。此外,在策略方面,统治阶级宁愿采取合法抗争,而从属阶级则有时会冲破建制的约束而从事非法抗争。

最后,在阶级研究的著作中,对界线问题有激烈的辩论。然而,对阶级斗争分析而言,阶级界线问题最终都不可能以表面化来解决。因为阶级界线,作为历史的产品,正不断地变化。对从属阶级而言,阶级界线定义的斗争,从试图缩小由生产(例如劳工市场、工种)和再生产(例如种族、性别、环境)所产生的内部分工开始。既强调阶级内的统一(诸如在阶级结构内有相近的客观利益),也强调阶级间的冲突(诸如有共同的阶级敌人)。最主要的口号是“团结”、“社区”和“集体”。为了强化斗争,从属阶级采用了二元模型,即将社会分裂成两大阵营——统治阶级和其余的人。在这二元模型中,从属阶级欢迎所有非统治阶级的成员加入,既为了扩大从属阶级的人数,也为了孤立统治阶级。随之,统治阶级则以创造新的结构性分工来鼓吹分割模型。新的分工可以通过技术革新、市场分工或社会政策(诸如引入第三世界、半熟练劳工)来制度化。由此可见,阶级界线是动态的,因为它们经常因应敌对阶级的斗争而收缩、扩充、巩固或分裂。

阶级斗争分析可帮助解释从运动的组织至“真正的阶级”的关键性转变,统治阶级与从属阶级之间的拔河比赛,及阶级斗争的流动性问题。然而,这种尝试倾向于不强调阶级结构、客观利益和生产水平的剥削关系的重要性。

### 三、结论:阶级分析从“高于一切”到“互动”

跟从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提出的互动的阶级分析方式的思路,本文检视了五种激进社会理论(女权社会主义、阶级结构分析、世界系统分析、生态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分析)的智性取向及分析架构如何将新的问题和研究议题融汇到阶级分析中。简而言之,当代的阶级分析已远离了阶级高于一切的分析方式;虽然经济利益仍然是显要的。现在,文化和政治因素诸如父权制和女权主义也有重要地位。生产关系,虽依然重要,但已加入了对环境的关注和生产条件。曾经是不容置疑的起步点的阶级结构二元形像已被放弃了,代之而起的是矛盾的位置和多重剥削。为传统的阶级斗争提供领域的民族国家,现在已被世界经济领域的阶级和地位群体分析所补充。最后,强化的结构分析已把路让给了较有历史意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分析。

基于与激进社会理论的联系,当代阶级分析可以说明20世纪末资本主义的转变所面对的关键性问题。现时,阶级分析在解释父权制和性别不平等、中产阶级的扩张、周边的抗争、环境被破坏及新社会运动等问题时是站在前线的。然而,不无讽刺的是,在这种进步的脉络中,主流学者诸如克拉克和利普赛特却宣告阶级分析已失去其重要性,并预言了它的灭亡(T.N. Clark & S.M. Lipset, 1991)!

参考文献:

- 马克思, 1972/1852,《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 Clark, T. N. & S. M. Lipset 1991, "Are Social Classes Dying?"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 6.
- Connor, James O' 1988,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 1.
- 1991, *The Second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Santa Cruz: Center for Ecological Socialism /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Pamphlet 1.
- Hartmann, Heidi, 1981,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in Lydia Sargent (ed.) *Women and Revolution*,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1990, "Capitalism, Patriarchy, and Job Segregation by Sex." in *Women, Class, and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So, Alvin Y. 1991, "Class Struggle Analysis: A Critique of Class Structure Analysi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V. 34.
-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 1983 "Class Consciousness." in *History and Class* (ed.) by R. S. Neal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5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Africa." *Monthly Review*, V. 26.
-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right, Erik O. 1976 "Class Boundary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New Left Review*, V. 98.
- 1985, *Classes*, London: Verso.
- 1989 "What is Analytical Marxism?" *Socialist Review*, V. 19.

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  
责任编辑: 张宛丽

---

## 我国内地第一个国际化、高层次社会工作 人才基地在复旦大学成立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最近正式同意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联合培养社会工作硕士(MSW)和社会行政管理硕士(MSSM)两个项目。这标志着我国内地第一个国际化、专业化、高层次的社会工作人才基地在复旦大学成立。

社会工作在国际上是一项极其高尚的助人职业, 社会工作者是类似于律师、会计师的专业人才, 社会工作硕士和社会行政管理硕士正是社会工作实务的运作者。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基于学校的整体优势, 与拥有 50 年社会工作训练经验的香港大学联合举办得到国际资格认证的硕士训练课程, 此举有利于复旦建设与国际一流大学相近的学科结构, 培养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领域的高级人才。该项目面向全国。招生宣传工作即将开始。拥有学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历、正在或即将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士都可报名。实行收费教育。课程和论文全部通过者授予香港大学硕士学位。

(顾东辉 张宇莲)